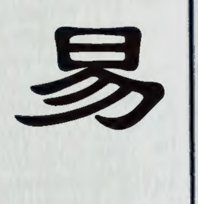


# 易守

# 易守卷四

歸安葉佩蓀學

## 上經

䷆ 坎下坤上

師貞丈人吉无咎

師爲衆而取兵義者衆起卽爲兵也坎坤因重撰本內外純坤而乾剛爲主于二坤爲民爲衆坎爲寇盜以震動威猛二三四成震而行坎險難九二居中統衆而爲帥六五柔虛應二有任將專征之象故名師而傳以爲憂者師必不得已而後用之以止亂有憂危之道也二五不正故戒以貞九二成震長男象丈人如

稱維師尚父方叔元老是也言師必以義動而得貞
道能擇老成之丈人以將之又動必有功而吉乃可
无咎有一不慎則殘民耗國之咎有不忍言者故不
可輕用也貞丈人吉而後无咎全是戒辭以兵凶戰
危必全乎此而後僅免于咎所云吉者謂功成受慶
之事蓋行師有名雖正將雖良而天時地利不能必
勝亦未可言吉故又當審勢量力而謀出萬全也

初六師出以律否臧凶

初爲師始震出于上象師出坎水爲法震雷有聲象
以律軍行吹律聽聲是也否塞也臧順也險順居下

象臧坎剛密中象否初柔爲師居下不能自出必舉之有名御之有紀出以二剛之律而後進行无阻君不以律則剛不上動而反下陷初承其後必否塞其臧順之道雖有衆而不能行故凶也律有二義正名聲罪如司馬之九伐號令部伍如牧誓之止齊大凡行師義正則人和人和則氣壯而聲應軍中所以必取驗于律也又言否臧者坎剛在上爲通在下爲塞師之成卦本因坎險而律聲則由于丈人長子又全取震動之象故以律則爲震之出而吉不以律則爲坎之塞而凶因初承剛下兼是二象故兩著其義以

示戒

九二在師中吉无咎王三錫命

九二剛中之丈人也一剛主衆而上得五應似非臣道无成之義然閫外以帥爲主惟其在師旅之中必崇其威柄而後能成功而吉故无專擅之咎王謂六五自上予下曰錫五至二歷三位象三錫陰偶口開下成震聲象命言九二之在師中非敢私據其權乃王者三錫之命以寵任之則將之威莫非奉君之令而于臣節愈著其恪恭也九二剛中而應其善將之畧已言于彖師出以律其行兵之法已備于初六一爻

更泚其專閫之司以明臣道曰師中則不可通于在朝曰錫命則不可語于矯制以君莫要于權權莫重于兵不可不深著防微杜漸之意故凡象例惟巽陽令陰得稱爲命而柔居尊位則但稱公侯母妣今六五以陰錫陽以柔居尊而二曰王三錫命上曰大君有命者以六五擇帥專征而虛巳象柔非其德之不當位故仍繫以陽君之稱以示一尊而于二之剛爻弟曰丈人曰長子上則臨以天王之義下則盡其子臣之分名義之防凜然矣

六三師或輿尸凶

輿載也尸人死而陳之也坤虛載物爲輿陰消不生爲死三居行位上載疊陰象輿尸三位反復爲或設言其如此也六三志剛履六三志剛也而上行使或不量而進以致其必死之心則衆无生氣幾若載尸而往故凶所謂矯兵忿兵亂兵皆是也

六四師左次无咎

次舍止也柔得正位象次天道之行自左旋右故禮左下而右上兵左後而右前四在坤下象左次六四剛進不足而慎重有餘止後以全其師知難而退可无覆敗之咎矣○春秋傳軍行右轅左追蓐謂右爲

戰備左爲宿備老子軍行尙右上將軍居右偏將軍

居左八陣圖天地前衝在右後衝在左皆以左爲不

先進之義又一宿爲合再宿爲信三宿爲次春秋次

于郎次于召陵是也

六五田有禽利執言无咎長子帥師弟子輿尸貞凶

坤爲地爲輿爲衆坎奇中直爲矢震出爲射震坎又

皆爲車馬圭蒐狩之事象田坎爲隱伏爲穴如獸性

之深匿又地上之能行者惟水能走者惟獸故坎陰

象有禽坎係徽纆象執討當罪而獲易也震聲驚遠

象言謂聲罪有辭也二剛爲震長男象長子居中統

衆象帥由二及三後出居上象弟子以幼小稱六三
明其非丈人也五柔不正而曰貞者貞正也執言合
義即貞也五居君位爲命將出師之主師之興必以
除殘取暴如田獵而有禽獸奉辭伐罪利于執而有
言乃爲得正而无佳兵之咎然用師固能合義而選
將尤貴得人惟任用老成有剛中之長子始足以統
帥其師而有功若使輕躁不習兵之弟子則直爲輿
尸而往以入于必死之地雖執言得貞而敗衄爲凶
矣六五爻象全括彖義有禽執言師貞也長子帥師
丈人吉也蓋以其中順能不爲兵端故決言其无咎

而柔暗恐不明于任人故復以貞凶示戒也

上六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

大君指六五陰偶口開居高令衆象有命師帥在二而必再言五命者明征伐之自天子出也上包五外君處其中如國家之爲身所庇側以陽大在上爲國陰小在上爲家上屬陰爻未成國而但有家故國曰開家曰承開則由中向外承即自後紹前皆五連上之象也陰悖據上又象小人自初至五論擇將行師之道已備矣上爲卒成之位更原師之始究師之終而深著其治亂之符焉言大君居上以有命于天下

在創業之初拯生民于水火則用師以開國在守成之後懲戎寇之侵凌則用師以承家惟斯二者皆命之得正而非黷武也然外寧必有內憂圖治又當防亂持盈保泰之道莫要于勿用小人恐功成之後因驕生諂小人每易于進用必至蠱惑聰明顛覆綱紀而兵戎復由此而興從來小人之陰邪與兵禍之陰殺常以其氣類相感名國家成敗之故罔不由此故當戒也

師衆也貞正也能以衆正可以王矣

衆者有士有人而力强也正者以我之正正人之不

正而德盛也師能左右之曰以六五居尊為王能以服從之衆行仁義之正則可以王于天下矣以卦義釋師貞之意

剛中而應行險而順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吉又何咎矣

剛中指九二應謂六五正應于二而諸陰皆從之以應也坎爲陷爲病痛象毒地水居下象天下坤衆象民柔順象從九二剛有勇毅之才中有識智之德得應有統率之權兵行危險而救民伐暴得其順道以此行師雖若毒苦天下而民皆安而從之將必勝而

獲吉又何咎乎以卦體卦德卦象釋卦辭

地中有水師君子以容民畜衆

水以虛而受物地以厚而滙水故地中有水爲師之象君子以之包容其民畜養其衆所以涵育羣生而无不利賴也坎爲萬物所歸象容坤爲致養象畜坤陰象民坤民重疊三四五成坤象衆

師出以律失律凶也

初柔居卑本爲臧順之師然必待剛成震律以爲之先而後能出若剛无震德則失其出行之律所以柔下雖臧仍否塞不出而凶也

在師中吉承天寵也王三錫命懷萬邦也

二居五下象承五爲天位象天㫁上眷下象寵五德柔中象懷坤爲分土爲衆象萬邦言二在師中則吉者以其承天之寵命而非自專也而五之所以三錫命者將以懷柔萬邦而非耀武也爻曰王而傳直曰天者稱天以臨夫子春秋之法也書曰聾帥師其罪著矣

師或輿尸大无功也

坎以出險爲功輿尸則㫖死以邀功而輕敵者必敗反至于大无功矣

左次无咎未失常也

龜山楊氏曰師以右爲主常也左次則失常矣然四以柔順之資量敵而後進慮勝而後會退而左次未爲失常也

長子帥師以中行也弟子輿尸使不當也

震動坎流象行九二得中以行才猷兼備故可帥師若弟子本非可將之材而輿尸致凶則使之不得其當也

大君有命以正功也小人勿用必亂邦也

震出坎險象功坤爲土地象邦陰小國歷象亂開國

以集勳承家以纘緒惟其出命以正所以能有功也

小人之亂邦事必有至故勿可用也爻曰勿用者絕之嚴傳曰必亂者決之果聖人之垂戒深矣

〔證〕大戴禮本命曰丈者長也言長萬物也故鄭氏謂丈長同義皆震象也彖爻丈人長子皆取老成之義而輿尸者謂之弟子太抵命將雖不擇年而沈幾觀變持重多謀要非少不更事者所能趙充國之安邊周德威之知兵皆丈人也趙括之能讀父書柏直之口尙乳臭猶弟子也丈人取義實有至理崔憬李鼎祚據子夏傳謂當作大人葢惑于僞書也

周禮大師執同律以聽軍聲而詔吉凶商則戰勝軍士強角則軍擾多變失士心宮則軍和士卒同心徵則將急數怒軍士勞羽則兵弱少威史記曰王者制事立法壹稟于六律其于兵械爲重蓋黃鍾爲萬事根本武王伐商而律用無射師曠吹律而知南風多死聲古人軍事之得失皆可于律驗之且坎以水平象刑法平即所以爲權衡也兵法地生度度生量量生數數生稱稱生勝權量皆本于黃鍾則以法爲刑以律爲兵本皆坎象而于師不言法而言律又以坎之行師必因震雷之象而取也

否臧否字陸氏音鄙言惡也馬鄭王肅作方友反音缶晁氏又依劉荀陸一行作不字攷左傳荀首曰執事順成爲臧逆爲否則當如泰否之否蓋師出象水利在能行以律則順而能行失律則否塞不行正于爻象爲合且易內如小人否利出否皆是窒塞之義從无作不字及缶音者也細繹爻曰否臧凶謂否塞其順道而凶也若訓臧爲善否爲惡則當爲惡善凶義難通矣

剛中之中重在德師中之中重在位有是德而居是位乃爲丈人也

周禮一命受爵再命受服三命受位左傳晉襄公以三命命先且居將中軍以再命命先茅之縣賞胥臣以一命命郤缺爲卿亦未有軍行據此則在師中者必待王三錫命殆古制也

三曰輿尸四曰左次正對舉以明行師之得失三志剛而上行所謂暴虎馮河死而无悔者故象輿尸四才柔而下處所謂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者故象左次

一躁一靜足該兵法之大要矣

揚子方言有輿尸血刃之語蓋形容傷敗之狀至爻言輿尸乃是師行輕躁光景猶之歌虞殯具含玉之

意若謂作傷敗解即是下凶字于爻義未盡也

荀爽曰田獵也謂二帥師禽五五利度二之命執行其言故无咎李氏集解遂謂六五居尊失位猶殷紂而被武王禽于鹿臺之類以臣伐君假言田獵云云其說甚有害于名義且全與爻辭无關大抵易以開物成務祇是明天人達道並非指一時故事後來言易多援入文武時事始于諸緯書而尤甚于干令升最爲易道之霧障也

利執言執字蓋是執有罪之辭春秋書執諸侯者十二執大夫者十五惟晉侯執曹伯歸京師得討罪之

正其餘則公羊傳所謂稱人以執皆貶也茲爻曰利執言則其得正可知矣

春秋書執者或入國而執或自會而執皆是破敗懾服之餘可因係而无難者故左氏傳謂晉人執虞公罪虞且言易也九二寇險在下剛入其中而執之亦言易取之象也

郭京舉正謂利執言當作利執之言字乃之字行書之誤由未知象義故也

開國者如湯武之弔伐承家者如高宣之中興其所命事關家國非出于好大喜功故曰以正功也此開

國承家四字該盡師貞實義

王三錫命言于二者誥命也所以命九二使專征伐也若君陳君牙之命是巳大君有命言于上者誓命也所以命天下使咸知用師之以正也若湯誓泰誓之命是巳

寵丈人則萬邦可懷用小人則有邦必亂軍國之機興亡之本惟在用人而巳

東萊呂氏曰上六居師之終功成之時也人君當功成之時志驕意滿多用小人以適其欲如唐憲宗既平淮西之後用皇甫鎛程异之類是也又李綱上欽

宗劉子曰易于師之上六稱小人勿用蓋師成非戒用小人不足以保治功成之後在陛下以小人爲戒而已二公之言可謂深達易義者知經術之有關于治道大矣

師衆也貞正也二語對舉與他處但釋卦名者不同衆言力之强正言義之直聖人應務之周可見矣

毒天下解作毒害天下似未恰當攷詩寧爲荼毒謂苦也書盤庚惟女自生毒禮緇衣小人毒其正謂疾惡也揚子方言云毒瘌痛也關西謂之毒亦爲瞑眩郭註猶辛螫也則毒字是痛楚之意言用兵除暴其

初震烈可畏如瞑眩之愈疾故曰毒若解作害則王者之師不當有害于天下也蘇氏曰用師如以藥石治疾謂之毒正得此意

容民畜衆本不指軍旅之事而其道可相通蓋撫之于无事之時自可用之于有事之日能得衆而兵卽在其中故容民畜衆先王之仁政也愛民卽所以强國而其衆愈莫能禦屯衞名募後世之軍制也設兵每至于病民而其兵終不可恃

易言容民畜衆養民卽所以寓兵也大武七德曰安民和衆用兵皆所以靖民也

六四傳曰未失常與需初釋利用恒同蓋乾以上行爲常師以右進爲常需下次左皆爲失常故特以未失明之楊氏解此最合

師卦初言出師之始上言成功之終二言爲將之宜五言擇帥之要三四明軍行得失之故兵法五十家未有若此之簡且備者然本于爲民歸于行正所言全是帝王之師故彖傳首明其義曰可以王則非霸力之所可托矣

周衰以後兵家皆出于老子其所著道德經屢及言兵而孫吳田愼之流各門其說又衍傳自風后太公

者大率假托居多要皆陰謀狙術爭務功利不可與易之言師者並論也至師卦以坤坎取象尤想見先王寓兵于農全本于天地之法象則知王者之兵所謂有征无戰者夫豈區區之權力可以衡其勝負哉

䷇ 坤下坎上

比吉原筮元永貞无咎不寧方來後夫凶

比親密也上比下也與師反覆坤坎因重撰本內外純坤而乾剛爲主于五剛居尊位而坤衆下隨故爲比比有親黨之義凡以下比上則爲阿附之私惟以上比下乃見推誠之美故卦義專以五剛能比下柔

爲主比則上下和順天下歸心反師之憂而爲樂故于義爲吉也原重再也筮陽感陰也坎孚在上誠逌諸柔象原筮義詳蒙彖元大始也即首也永恒久也九五一尊首出象元剛上柔下象永剛居正位爲貞坎行險象不寧來據九五言之以諸陰適我爲來也卦畫自下而上在上爲前在下爲後五承上爻之下象後男陽下于陰女象夫比之爲道統涖臣民非至誠无以相浹而所比爲陰又恐其以小加大以卑凌尊則失其爲元而不能常守正道故當一再致其有孚之實意如筮者之積誠以感通幽隱使人皆樂附而仍

能中正无私首出居元剛德不爲柔邪所抑而永久其貞乃无狎昵之咎斯時陰之失所歸而不遑寧處者方偕來以求比然陽先陰後若于上陰之僭居五前者亦暱私而比之則五失其尊反爲居後之夫而凶矣

初六有孚比之无咎有孚盈缶終來有它吉它勑多反亦作他

有孚謂九五中實也比之謂比下陰也缶瓦器爾雅云盎也坤爲土偶虛仰載象缶坎爲水由上注下象盈初位在始而曰終陰上從五而稱來者主五爻言之居上則以最下爲終適我則以自彼爲來也初卑

而遠應所不及象有他言若得之非意也初陰居下地遠則情疎分卑則勢格乃五之所不易來者必有孚誠之意以比之斯无暌隔之咎若其孚誠更能周浹于愚賤之心如水之盈滿于虛缶則終必懷德偕來而有他吉矣

六二比之自內貞吉

內謂內卦也柔正居下爲貞五與二應本剛上柔下而不相交今以親比相與懼有暱情違道之漸然比宜下而不宜上故五比之而自其內則順承不逆以得貞而吉也

六三比之匪人

陰稱人三爲人位處不中正象匪人謂匪所當比之人也比之而不言凶者以三在下卦尙不若上六之逆而居前惟視所以處之者何如故不繫以斷辭也

六四外比之貞吉

外謂外卦也得位承剛爲貞比當及下故以自內爲吉四在外卦疑其已上而不可比然四以柔正居剛下則雖于外比之而能得貞故吉也

九五顯比王用三驅失前禽邑人不誡吉

坎本幽暗成艮光明象顯五剛稱王坤爲輿坎爲馬

九五比象歸巳使之馳赴偕來象驅坤體三位象三驅艮爲舍止象失謂止不上比舍而失之也坎陰爲禽上在五前象前禽坤爲土爲民象邑人指下諸陰也坎爲心孚坤爲安貞象不誡陽明陰暗凡陽出陰上則明陰掩陽上則暗九五居尊比下當光明正大以顯爲比而不爲陰邪所掩其率諸陰以來應如王者三驅天下而趨赴失其逆而在前之禽示棄之而不親而其順從于下者旣爲邑屬之人則孚以誠信不待聲誡而自无貳志全乎原筮元永貞之德故吉也

上六比之无首凶

首即元也乾知大始惟陽能爲首九五一陽比下尊无二上當獨爲羣陰之首乃上六陰在五前而陽反比之而居其後是陰旣小而不能爲首反使陽處卑而不得爲首是比之而无首也棄順用逆悖義反常其凶必矣乾之羣龍无首因乾用九數之終而不見其爲首乃終在始前不爲首而實爲首之最先者也故吉比之无首因陰居五位之上而陽反自失其爲首則陰陽倒置而竟无首矣故凶其理一也

比吉也

比吉也者人事乖則殃和則祥故比即爲吉也

比輔也下順從也輔與俌同

衆陰拱翊象輔下謂在下四爻舍上六而言也坤爲順自下而隨象從言比之所以爲吉者以上能比下則人皆親之如木之佐車如頰之衛口也輔說文頰骨也正韻車旁木也有相輔之象也而陰之可爲輔者惟其居下而能順從不可以逆而背者爲輔也以卦象及下卦之德釋卦名吉義

原筮元永貞无咎以剛中也不寧方來上下應也後夫凶其道窮也

剛中指九五德秉中誠而位居大正故原筮元永貞而无咎也上下應者兼指五陰皆來應以求比也然上陰雖與下同應于五而陰位有順逆之殊則陽比當有取舍之異若比上而反居陰後則不順而逆比不成比于其道爲窮也以卦體釋卦辭

地上有水比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

地上有水必有所合而後无泛濫之患故導水者以海受江河以江河納百川異派同流會其有極比之象也先王以之建置萬國而列爵分土之維均親睦諸侯而推心置腹之不貳一如衆水之朝宗焉而天

下大同矣坤爲土地象國爲臣道象侯爲衆又中成疊坤二三四成坤象萬國諸侯艮爲立三四五成艮象建坎有孚象親○案象傳皆觀象利用之辭其多稱君子者以聖學治道上下皆所通用也有專言君道而不及臣庶者則稱后如泰姤之類有言君道而已著于成憲者則稱先王如比豫復觀之類至稱大人者惟離卦則以離南卽乾陽之上者陽德極盛故專以乾之大人稱之也全經放此

比之初六有他吉也

五與初遠而難比故比之而能及初六則不苐吉而

且有他吉也蓋以人言則初爲民庶以地言則初同
遠服故非滿其誠信不足以比之至于羣黎徧德異
域歸懷則洵非尋常分內之吉矣

比之自內不自失也

自內則五雖比之而六三卑不敢踰故下交而不自
失其剛德也

比之匪人不亦傷乎

傷損也三多凶象傷柔下固不能无比比而匪人究不
免有傷故傳特疑其辭以示戒謂雖未遂而亦有損
也

外比于賢以從上也

柔順得正位居近輔象賢坤順下承象從上指九五也四上兩陰同在外卦四獨居五下而膺輔翼之任以賢得親是爲外比于賢以其能從上而不逆也

顯比之吉位正中也舍逆取順失前禽也邑人不誡上使中也

九五以顯比爲吉者以其位居正得中无偏无黨而不狎于私暱也上陰背出爲逆下陰來從爲順舍其逆而取其順所以失上六在前之禽而不比也上卽指九五本交對邑人而言也上能使之以中則至誠

卒服不言而信故不誠也顯比由于位故兼言正中陽君得正在中居也不誠由于心故專言中坎心有孚自中發也

比之无首无所終也

以卦體統觀之則初爲足而上爲首以爻位順次之則初爲始而上爲終上當卒終之位惟乾陽居之用終以資始有首必由于有終今比陰于上而陽不爲首則悖亂而无所終无所終則窮盡而更无所始矣故无首而凶也蓋上位以窮而爲終實所以變而復爲始故六爻最末之終卽爲一卦至高之首乾元之

用九而變即在于此天道陰處物終則生德必至于消滅人君邪佞居上則國家必至于殄亡法象通于人事有妙合而不可易者卦以陽之比陰易于任情而長慝故推本陰陽上下之原以著訓其旨微矣

（證）說文二人爲从反從爲比陸佃曰二人向陽爲從向陰爲比攷古篆从字自右向左爲後從前之形比字自左向右爲前比後之形比卦九二一陽俯視四陰全是向後比下之象若比及上六則反比爲從失剛上之義而凶名卦之旨了然可見傳又曰下順從也以從字屬下言之愈知比者之爲上從者之爲下

不可牽混矣

爾雅釋詁比俌也俌猶輔周禮形方氏使小國事大國大國比小國地官小司徒掌九比之數乃頒比法于六鄉之大夫凡經言比義之善者皆指上比下而言書洪範人无有比德論語周而不比則儕類之私自相比卽爲朋黨也若五家爲比又取近鄰連屬之義與排比櫛比之意同要其制字之本義則專以上比下言也

萃與比義不相遠而分屬于二篇者上篇義係乎陽故比言上之比下以明陽之君道下篇義係乎陰故

萃言下之萃上以明陰之臣道也萃之九五有九四以分其權恐諸陰之亂其所萃故欲其萃五以爲貞比之九五獨居尊位必能親合臣庶而後无子立之形故欲其比衆以自輔義各有所主也

萃以陰之從陽爲主故元永貞之德言于五以專備一爻之義比以陽之孚陰爲主故元永貞之德言于彖以全統一卦之義

比同萃聚皆有混合无分別之意故比當擇陰而舍上萃當擇陽而宗五

攷原字爾雅釋地大野曰平廣平曰原周禮大卜有

原兆註猶原田也左傳原田每每此原字皆以地言

也禮文王世子命膳宰曰末有原謂食餘不可再進

也周禮夏官馬政禁原蠶漢書以沛宮爲原廟此原

字皆重再之意易傳原始要終管子春出原農事之

不本者謂之遊又爲推察之意今卦辭原筮與蒙卦

初筮對自以重再義爲當蓋初筮于下者精誠不貳

所以能告蒙原筮于上者積厚不息所以能比衆

元永貞三字即是春秋大居正之原大元也居永也

正貞也

陽下于陰惟夫婦初交之禮爲得正比爲君道而處

上陰之下則失元首之尊故降稱後夫以示戒欲其顧名以思義

有孚比之又曰有孚盈缶分兩層說大抵疎遠之人每易視之不甚加意畧有實心待之便後然責效之速其人烏能感動又因其未感而遂以爲不可化則愈離心矣故必盈缶而後來也

凡爻言有他者三皆指初爻而言大過九四有他吝中孚初九有他不燕皆戒四之不當應初也比初六有他吉則明五之不及應初也

後漢書魯恭疏曰有孚盈缶終來有他吉言甘雨滿

我之缶誠來有他而吉也註坤爲土缶之象坎爲水雨之象坎在坤上故曰甘雨滿我之缶有誠信則他人來附而吉其解頗合爻象當時必有所本也

比之自內曰自者以其遠在下卦也外比之不曰自者以其近在上卦也春秋于遠地則書曰至自某地其例正同

凡柔居五位則以上剛爲賢大有大畜之尙賢頤鼎之養賢是也剛居五位則以四柔爲賢比之外比于賢是也

孔氏穎達曰凡三驅之禮禽向已者則舍之背已者

則射之是失于前禽也傳義皆謂王用三驅所謂天
子不合圍合其三面前開一路使之可去來者不拒
去者不追爲失前禽攷周官大司馬四時田獵之禮
大艾草以爲防或舍其中褐纏旃以爲門裘纏質以
爲槸左者之左右者之右然後焚而射焉註謂既陳
車驅卒奔驅禽納之于防然後焚燒此防草而射之
按此則田獵之驅乃是驅禽入于長圍之內非以解
網爲驅亦非以合三面爲三驅也又云其禽在前來
者不逆而射之不殺降也傍去又不射奔者不禁也
惟背我而去則射之故自膘達肩爲上殺面傷者勿

以獻禮制甚明葢是以背巳爲逆而射之以向巳爲順而不射若泥此以解易則反是舍順而取逆矣且田禮言射乃殺之也爻辭言取乃親比之也若以殺之爲取順則親比反爲賊虐矣要之爻辭祇是取湯比陰之意並不泥定田獵實事驅如爲湯武敺民之敺以坤三位象三驅比之使來從也舍是棄絕之意以上一陰象前禽舍之示不比也爻傳內驅字舍取字順逆字與田獵所言向背射不射字意截然兩事故引用處總不能符合也

古之田獵卽是軍禮故其象必兼震坎而取以坎陰

象禽震動象田也如師五曰田有禽解二曰田獲三狐皆以坎體而成震用若恒之九四有震无坎則爲田无禽以剛未居中成坎故傳謂之非其位今比之九五有坎无震但言前禽而不言田下郎實指邑人以爲坎陰爲禽而无震動則非田也則知三驅當爲歸向之處象不可泥于田獵之事矣

九五爻象祇須就本文直截解去自然明了謂王者之比其下三驅象陰以來從當舍逆而在上之前禽其順從在下之邑人則不待誥誡而自信于全卦大義豁然盡舉不必更攬入他義以晦之也

上六不可比而傳兼言上下應者蓋上陰之求比于陽未嘗不與下陰同來相應如邪悖之人其先愈求得君以逞志其卒乃至踰尊而无等故九五當于皆應之中而舍其所不當比者玩彖言不寧方來方字正有危其雜然同來易于惑溺之意又卽繼之曰後夫凶戒其于方來中宜加別擇也

比吉也按卦名下多言亨貞未有直言吉者吉義必在彖辭之下如安貞吉大人吉惕中吉之類皆言其如是則吉也惟比于卦名下卽言吉則傳所云比樂者比樂卽是吉道初非更有吉義故彖特明之曰比

吉也此當與萃豐卦名下兩亨字參觀萃聚豐大卽是亨不待另言亨故傳專以故聚故豐釋卦名則亨義巳包比卽爲吉別无所以吉故傳直以比吉也作釋辭則吉義乃見聖言一減一增乃異例而同旨者也郭京舉正謂吉也誤增也字晁氏亦云朱子疑三字皆衍文葢均未深玩辭例故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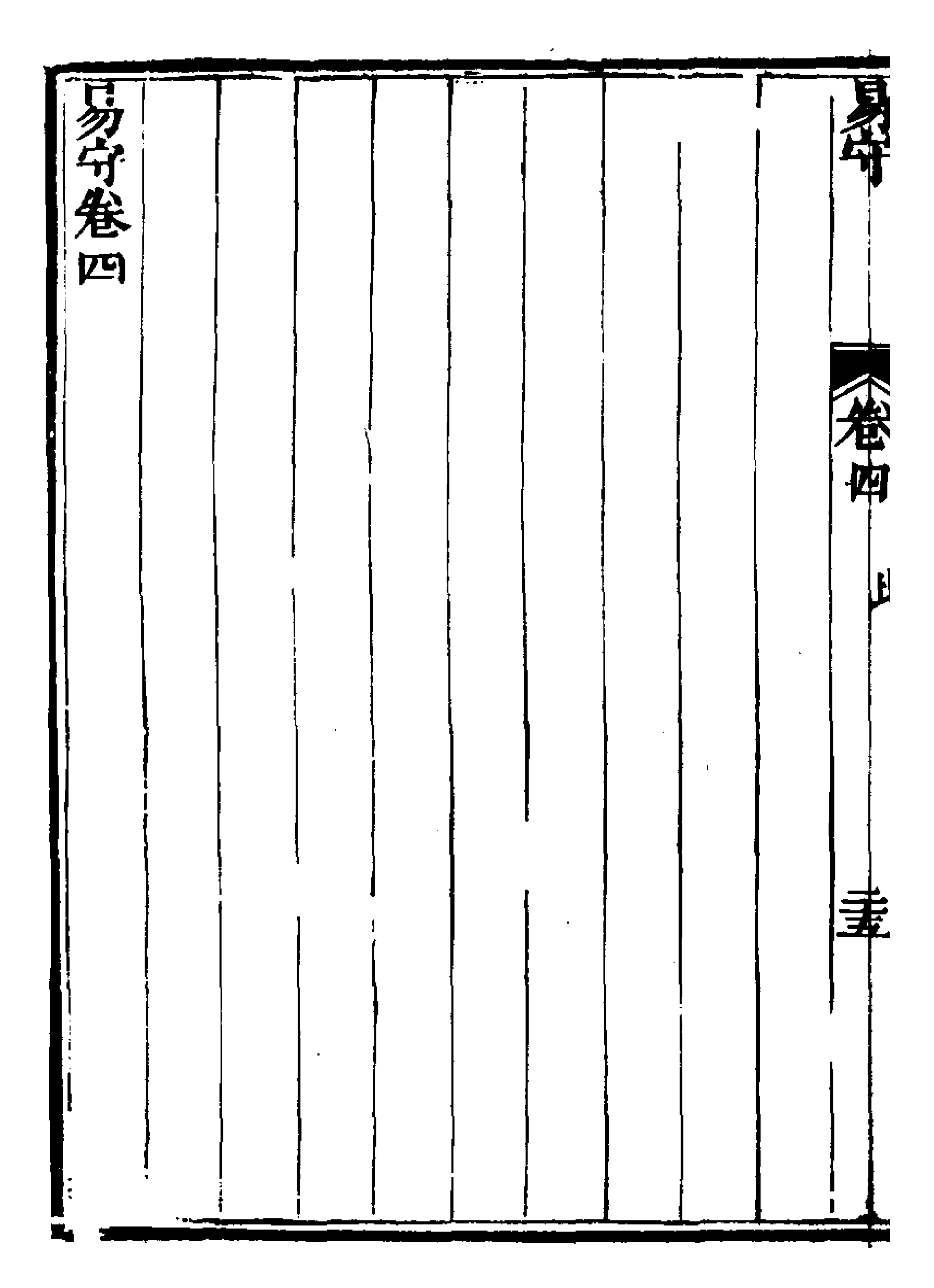
陰在五上爲前禽陽在陰下爲後夫以前後字對舉象言下順從爻言舍逆取順以兩順字互應而于上陰稱禽以其不比而賤之爲物于下陰稱邑人以其比之而親之爲人皆各就卦義取象初不泥爲田獵

疊爻之事聖言條理秩如可尋繹而得也

郭氏京曰失前爻舍逆取順也今本誤倒其句按失

爻祇爲舍逆傳辭因統舉取順大旨故倒釋爻辭自

別有无限神理非可以躁心吹索也


易守卷四

# 易守卷五

上經　　　　歸安葉佩蓀學

䷈ 乾下巽上

小畜亨密雲不雨自我西郊

小謂陰也凡陰由陽生陽包陰外故陽象大陰象小凡象辭大小字俱倣此畜者陽畜于下也乾巽因重撰本內外純乾而坤柔進于四乾德之健其氣本專於上行今巽陰在上而乾陽居下尚蘊積而未行故名小畜謂乾之應乎陰小而畜非小之能畜乾也氣化之施能畜而後能通故有亨義巽得坤之初陰兌澤氣蒸二三

四成兌象密雲陽未上孚則陰未下施象不雨自從也

我謂陽也陽高陰卑上卦皆屬陽位故稱我陽爲南

陰爲西六四純陰體兌西方象西近五天位象郊小

畜之象陽未上行如陰雲之密布而不能成雨以四

陰上起已升于天之高際方自我之西郊而將降未

降惟待乾陽之上交以和濟而下施也小畜卦辭專

以天道取象蓋天地之氣化皆由陰陽之交而成天

道陽亢于上而陰伏于下陽不交陰則久晴而爲旱

陽先下求于陰載陰上騰則爲雲陽隨往上而貫于

陰中實其陰氣之虛浮以成水而下降則爲雨若陽

不求陰而陰氣自湧洩于外則淫毒瀰漫而散爲霧霧或陽旣升陰雲已上布而陽氣渙漫猶未上逼陰中以鼓之而下則但爲雲而不雨久之陽鬱生風陰亦自散苐爲陰晦之候若雲勢厚集陽先積極而後行則遲久必爲大雨陽是氣陰是質氣卽坎中之奇質卽坎外之偶凡天地閒雲雨霧露霜雪之屬有濕潤之質者皆陰而其騰達升降于上下則皆聽命于陽氣之流行陰之流而成水施而成雨皆以爲陽使而然也屯以坎上震下爲雲雷需以坎上乾下爲雲上于天皆是陽卦在下求陰而升爲雲之象惟震出

坎上而坎水下降乃爲雷雨作而解小畜乾下巽上陽爻陰而方起之時卽爲陽畜下而未往之時故其象爲密雲不雨至乾陽進乎四之上而與之孚然後旣雨旣處蓋五上二陽卽下體之乾卦以二體成象故以乾三陽在下爲畜而不雨爻就六位取義又以巽二陽在上爲旣雨而不終于畜也小過六五陰已居上而九四之剛在下弗過故其爻辭與此同初非有二致也

初九復自道何其咎吉

復不往也剛之下反卽當上往今初剛在下未見其

往則但見其來故謂之復陽本以不往爲咎而初在兩剛之下義不可以躐進自循其當然之道非抑于陰下而不進則何有其咎故其畜爲能吉也

九二牽復吉

牽者繫物以制其行也三剛在前象牽二剛未往亦爲復二雖近上而猶在三下三剛牽制于前則二不能往而復亦非自安于陰柔之下故吉也

九三輿說輻夫妻反目（輻方六反）

乾爲大車巽本坤陰車上虛載象輿輻輪中直指也離剛圜柔如輪輞（三四五成離）四偶虛中象輻巽爲繩繫

成兌毀折三剛未往不繫于四象說三男下于四女象夫妻離爲目柔上剛下象反言不顯也陰之待陽而孚猶輿之藉輻以行九三近四不往如輿說其輪之輻而陽之自下求陰本若夫妻之好合乃求于下而未孚于上瞻望不前三自下而仰覩乎陰四自上以俯覩乎陽情相須而位未正尊卑倒置又如夫妻之反其目蓋三居乾上處反覆之位而進退无常故說輻而不行仍反目以相脊正畜極之象也

六四有孚血去惕出无咎

有孚指九五剛中也六四純陰位正外坎象血四位

多懼陰高不安象惕兌澤下降象去出四柔得位于
外本陽所求以上升者方陽氣負陰而上陽猶畜于
陰下及陰已至四陽隨上進于五而與之和故四承
五下則五之剛實有以孚合之血去者陰形之化惕
出者陰氣之通皆陰得陽孚由雲變雨之象蓋陰質
濁暗而受孚于陽如血之濕滯濟以清和之氣而滋
潤能行故血去陰性順下至上則高危无依而似惕
得陽之孚乃以實運虛而沛然流通故惕出四之得
位順陽如此所以无咎也

九五有孚攣如富以其鄰

有孚卽孚四也巽爲繩繫五四連位象攣如剛實象富比四象鄰九五陽居中正卽乾陽之往進于上者陽上和陰有以誠孚于四而攣結不解以剛之富實而用其鄰之柔虛則陰中得陽如雲升至上陽氣翕聚成水融爲一體而爲雨以降然後畜者通而施得行也

上九旣雨旣處尚德載婦貞厲月幾望君子征凶雨王遇切

雨下也處住也四五旣孚之後陰陽俱交會于上陰至上成外坎象雨陽在上成外艮象處載滿也剛柔和順象德上位爲盈象褻陰當順陽象婦陽不狎陰

象君子兌西日入巽陰上出受離光于東南象月望幾近也陽逐陰行爲征上九畜極而通陰合陽而未行者已得施則旣雨矣陽富陰而尙往者无所往則旣處矣二氣厚積必極乎上而後反乎下尙其德澤之充滿而優渥也然陰爲婦道今匹陽而至于盈盛恐其恣行不順則失正而可危故愈當守順貞而知戒厲以斯時陰之從陽已若月之對日而幾于望陽雖孚而共行又當止而有節君子于此若更征行不已則反久睏于陰而凶也蓋陽道起于下爲動乎于中爲交極于上爲止乾之全體卽震坎艮三陽之分

用上九爲坎終之位故既欲其處又戒其征如氣化先則求陰于下而爲雲中則交陰于上而爲雨及雨澤既盈陽氣又必斂而止之以復于光明否則陽過溺陰而淫雨爲災此婦之所以當貞厲而君子之所以不可征推之人事无不皆然也○小畜六爻以象雲雨之施原屬一氣周流爻辭第就其位次而遞分之仍是融和无間乾陽載陰而上故猶畜于陰下初二因居下而復三則將往而未往至歷四而上五則方孚于陰中上則陽既合陰而又當止下卦爲畜之始上卦爲畜之通而六四一陰則自下升上六位並

到合而觀之五陽皆用陰以成化故謂上下應之曰
小畜也
小畜柔得位而上下應之曰小畜
得位六四柔得正位也上下指五陽爻乾三陽求之
而升巽二陽孚之而降五陽皆應乎陰小而畜故名
小畜也以卦體釋卦名義小畜卦名專因乾體下畜
而取至五上兩陽似是行而不畜然五陽本非二氣
惟畜之厚而後通之盛故上九曰尙德載言其積滿
致雨无非因畜而成此上下應之所以俱爲小畜也
傳又謂之寡者亦就陽未上往而言陰陽未交則有

孤獨之義故云寡也

健而巽剛中而志行乃亨

畜本未亨而卦有亨義者乾健行而巽順進陽終往進于上九五剛中孚四而行其施澤之志乃其所以畜而能亨也以卦德五爻釋亨義

密雲不雨尚往也自我西郊施未行也

尚崇尚也乾健上行象往巽命下降象施言密雲不雨由于陽畜于下故尚其陽之能上往也陰之在上方自我西郊以待陽之孚故其施猶未下行也

風行天上小畜君子以懿文德

風行于天上猶德教自上而下爲小畜之象懿美也

乾爲美善象懿離爲文明三四五成離象文剛得柔和象

德君子以觀感之原莫如懿美其文德以風示天下

修道播政而人自化之也

復自道其義吉也

初九循序而行道自當復故衡之以義而吉也

牽復在中亦不自失也

九二在乾之中義不可越九三而往故被牽而復亦

不自失其剛進之道也

夫妻反目不能正室也

離剛中虛象室人惟剛上柔下爲居室之正今徒反目相視而剛未上處則不能正其室也

有孚惕出上合志也

上指九五也五剛與之合志故有孚而惕出也雨降則氣和言惕出而血去可知矣

有孚攣如不獨富也

以陽孚陰而陰亦富故陽不獨富也

旣雨旣處德積載也君子征凶有所疑也

積猶畜也言陽德畜之厚而施之至于載滿也有所疑者陽之交陰極于上而猶不止則陰盛疑于過陽

而凶也坤之上六萬物剝落之時陰消陽而發舒已極小畜之上九雲雨敷暢之後陽和陰而浸淫太過皆爲陰疑于陽故止而不征猶之戰以止陰也

證畜是蘊積之意其義爲聚爲養從无作止字解者巽陰固无止乾之理卽大畜云能止健亦是艮止于上而乾自畜于下並非謂畜卽是止也蓋畜字主乾未行而言卦名是應乎陰小而畜不可云小畜大陰畜陽所以傳謂柔得位而上下應之不言柔得位而畜上下以傳釋經庶无誤謬

大畜傳言能止健不言能畜健君子多識前言往行

以畜其德不可云以止其德則畜字不作止字解了然矣

易例卦名彖辭皆以大小二字象陰陽如小畜大畜小過大過大有大壯諸名小往大來小亨小利貞小利有攸往小事大事諸彖均作陰陽二字不可作事理之巨細解全經並無歧出註疏以小畜爲所畜者小大畜爲所畜者大由未詣全經通例故將卦名錯解不知下體俱是乾卦乾道豈有巨細之分耶

程傳陽倡而陰和順也若陰先陽倡不順也雲之畜聚雖密而不成雨自西郊故也自陰倡故不和而不

能成雨按雲必待陽氣下負而起有若釜甑之物須陽火迫之而氣乃上蒸陰未有能先倡而爲雲者陰雲既升則陽隨上與之和將陰雲如烟如霧濕潤之氣鼓之成雨卽解之所謂无所往其來復也程子以巽陰在上因謂之陰先倡第凡卦皆從下起卦名是乾在下卽是陽先倡其所以爲密雲者因陽先下倡而其所以不雨者則因陽未上往陽上卽有孚而旣雨矣王弼又謂陽上進陰不能固止之故不雨不知雨是施降于下者如何反欲固止之而後雨愈與氣化相左矣

陰在西郊而稱我者易例上三位爲西南下三位爲東北天尊地卑上體本乾天之所在故曰自我言陰巳從天際而待乎陽所以亟當往也自我何語意虛歇不斷蓋以雲旣密則雨候不遠其間原不差頃刻卦象只因二體之上下適在雲而未雨之際卽據此一時言之爲小畜其實陽之自三而五爲勢甚速故但言陰之在西郊則先之畜與後之孚俱隱躍可思也荀爽作文王時事後遂以我爲文王自我並據此爲文王作卦辭之証失之遠矣

或疑雲雨當爲坎象何反于巽陰取之曰陰陽之本

祇一乾坤陰陽之交總爲離坎乾陽虛爲離火而丟之雷霆艮之光明皆屬火坤陰實爲坎水而兌之雨澤亦屬水巽風雖與水異用實卽水氣之所成蓋風雲出地均屬于陰陽氣下通而陰升則和濟而爲雲雨陽氣上遏陰不能通而噴薄以出則爲風卽巽畫陽上陰下之象此驗之人身可見譬如人張口而呵氣從喉腹直出則其氣溫其勢漫氛氲有形寒月著物卽成水點此卽如雲雨之逼暢也若險其吭撮其唇以迫而吹之則其氣冷其勢急无形有聲能拂塵而燥物此卽同風之號怒也風雲之原總屬陰水之

氣故旱歲風多則少雨以雨氣已爲風而洩也巽陰本由過于陽下而爲風今小畜乾陽升巽陰于上則陽已下求自不當象風而象雲雨不必專泥于坎水矣大抵易以道陰陽其所取水火雷風諸名亦祇陰陽之一端而卦象實不止于八者惟當深探其原而已

程子云雲過西則雨過東則否又自東自北而風則雨自西自南則不雨以東北皆陽卦陽倡而陰和故雨西南陰卦陰倡則陽不和故不雨按程子言陰陽之位誠是而論倡和之義則非蓋風是噫氣相吹隨

陽氣之出納皆能致風東爲震北爲坎風之自東自北者由雷水生動之氣振達于外而風隨之起故雨南明西燥是陽氣過陰使下而生風故不雨緣天道總是左旋陽氣自北而東上騰至南則陰陽交會成雨自南而西乃是斂止而收藏之故東風主雨西風主晴南北爲内外之堂室東西爲出入之門戸也然惟風以氣行故有四方之異若雲則隨處能起不拘于方蓋天地至大人立其一隅以爲中東之西未嘗非西之東所以將雨時雲從山川而起四面騰湧无可分别而其雲頭所向有自東而西者乃氣從東升

推之往西自當爲將雨之候也其雲之自西而東者非雲之起自西乃雲旣升之後或雨已過或不成雨猝有西風吹之過東則陽已上止而陰霾盡掃是爲雲之散非雲之起也象言西郊正是陰雲在上之時卦畫自下而上卽爲陽自東而升陰于西所以九五有孚之後卽能旣雨旣處不可以陰在西郊爲陰先倡也

小畜彖辭統括全卦之義至微而實顯密雲不雨乃下卦方畜而未往之象自我西郊則兼上卦旣畜而終雨之象蓋雲之自下而上正所以自東往西而必

雨者也宋孔平仲談苑云雲向南雨潭潭雲向北老鸛尋河哭雲向西南没犁雲向東塵埃没老翁又吳中田家諺云東北風雨祖宗皆占驗之不謬者以卦象彖辭印合之其範圍而不過者大矣

聖人以三畫成卦至重之爲六畫亦仍是兼三之卦其體德固分取二卦其象位當合爲一氣自初至上脈絡貫通方見屈伸往來之用不可劃作兩截所謂周流六虛也如小畜卦須合看六爻方成一先雲後雨之象而爻義无不冰釋矣

易言復字各有不同而其旨則一剝復之復謂先出

于外而復反于內是旣往而復也復自道牽復之復謂欲往而仍復如往蹇來譽之來乃不往爲復也漸九三夫征不復之復謂三不復反于四又以上反爲復與他卦皆以下反爲復者迥别要之復字總是反其原處之意則諸復字又皆同耳

考工記輪輻三十以象日月也鄭康成曰輪象日月以其運行也老子三十輻共一轂鄭氏樵曰輻以直指小畜之說輻大畜之說輹陸氏釋文謂本亦作輹子夏虞翻傳同但輻爲車轑輹爲軸縛其象則離中之柔爲輻謂輪中直指也震下之剛爲輹謂車下鉤

心也以爻義推之說輹者車未駕而輪尙異處如九
二之方務脩德而不欲遽進說輻者輹已駕而輹不
連接如九九三載陰將往而隔于二體義固有不同也
九三連取兩象者以三爲反覆之位欲上仍下故以
說輻象其幾止又以反目象其欲行正與全經爻例
相合蓋陽下求陰而稱夫妻明爲已交之陰陽而目
存相望俱極待孚之情特以剛下柔上未正居室之
倫而謂之反此正言其相須之甚殷所以謂之畜不
可云六四怒目而制其夫使不得上也要之三五之
陽原是一氣未往則反目以相盼已往則攣如而相

合不過先後之分耳

人身氣屬陽血屬陰故易以陰象血如其血元黃泣血漣如需于血渙其血坎爲血卦諸象皆祇取象陰水非因爭殺致傷而後有也蓋陽生陰死陰之性濁而冷其氣本但消物而不能生息惟爲水則潤而能生由其中得陽孚以清和之氣變其濁冷之質而後无害于物所以血赤而行全屬陽氣在內若血黑而壅則人必病六四之言血去者言純陰之害氣消而流通以去陰受陽施其形化而性亦俱化密雲之成雨猶夫積濕之成水也大抵陰總不可无陽譬如毒

霧迷漫禾稼受之而傷人物感之而病以其爲无陽
之陰故能死而不能生山嵐瘴氣亦因重巖密箐畢
濕蓊鬱天日所不照人迹所不通則觸之必致患至
于江河之潤雨露之滋所以能澤物者皆是已成坎
水有陽和中孚而爲血去也即同爲一水凡幽壑塗
潦氣不能流通者皆陰多陽少飲之損人而且有毒
又凡水亦須以陽火煎之乃能去寒滯之性其理皆
同六四受五剛之孚而象爲血去此中具有化育元
機推之于人身日用无事不然也至惕出乃正象爾
之將降凡陰乘剛則危如震來厲之意蓋陽常居上

陰常就下乃爲各得其所所以陽在下則不安而惕乾九三之夕惕若夬九二之惕號是也陰在上亦不安而惕則小畜六四之惕出是也

有孚血去惕出六字象陰雲成雨之精微有孚攣如富以其鄰二句象陽氣交陰之釀密直是性情形用俱到此亦猶之神妙萬物而爲言也須知聖人非故作此難顯之辭不如是无以盡二氣交感之致耳

小過五爻陰在陽上之象似小畜之二體故密雲不雨之辭同中孚四五爻陽孚于陰之象似小畜之四五爻故有孚攣如之象同而四爻亦言月幾望同于

小畜之上九合彖之可見聖人之觀象繫辭理歸致可以无歧解矣

六四上合志而血去陰不純乎陰也九五不獨富而攣如陽不純乎陽也至上九則陰陽合德氣質和成一水而自上反下爲既雨既處此上九承四五兩爻而言陽內亦有陰在所以婦貞厲君子征凶並舉之也

自初至上皆不明言雲雨只論陰陽升降之象然遂爻先畜而後孚即所以先雲而後雨至上九將既雨既處一語點明與象辭相應則全卦意自豁然所謂

其初難知其上易知也

白虎通曰妻者齊體婦者服也服有順義九三剛下于柔故稱夫妻示當正居室之倫也上九陰巳盛滿故稱婦示當守順正之道也陽則巳與陰處故不稱夫而稱君子示不可暱于親愛之情也稱名取類大義自明春秋書法可以例推矣

往行征三字相似而不同往是自下進上振作有事或專有所適如承應之爻往吉往遇雨之類其辭義最爲鄭重行是常行不巳或去之而他其義不分上下特視往字稍緩征是與人徵逐而行亦不分上下如陽逐陰陰逐

陽或陽逐陽陰逐陰皆同爲征兼有相附從相倣效之意此三字不可牽混全經義例皆然

處爲止征爲行二字又似異而實同陽之下畜欲其往既往于上又欲其交陰于一處故謂之既處能處則二氣絪緼而不散所以爲德積載也若既往而不處則又爲亢陽而不雨矣然處却非止而无爲氣合于上卽澤施于下所以處卽是征初非二事第先對往言則爲處後對處言則爲征耳

小畜之亨當在畜極之後至九五有孚而後亨故曰乃亨者言其非遽亨也說文乃者曳詞之難其字形

象氣出之難凡傳言乃者皆放此

解易有相反二病夫子彖爻傳原是釋經无一字不與經文吻合而謂夫子另爲一說以致易理蒙晦者非也大象傳本是夫子于彖爻外別自觀象而取未盡之義乃必欲附會彖爻以强解者亦非也如小畜卦爻俱言雲雨之象大象傳則自以風行天上取文德之義各不相蒙或泥其旨至以文德作小事解殊未愜也

或問小畜卦義何以必專就雲雨立解曰聖人當日原只覩其卦體惟一陰居上得正全經更无相似之

卦下三陽所求者此一陰上二陽所和者此一陰隨
逐位發揮其義以明陰陽合化之道然陰起至上五
陽上下同應極如此之純和而暢美試思天地此時
是何氣機要惟有雲行雨施絪緼化醇纔合此卦時
義故彖辭六爻俱實就雲雨立象推其理須知天地
本未嘗有意而爲雲雨只是陰陽之和自然而成雲
雨聖人亦未嘗作意專設此雲雨之卦只是象陰陽
之交又自然必取象于雲雨此易之與天地合德雖
聖人亦非能自爲之說也若推諸人事凡陰陽之交
能如是之和且正則中和位育无事不具于斯矣

天地所以成變化者惟雲雨所以生生不已者亦惟
此雲雨故小畜卦義于人事所包至廣如陽之必先
下求乎陰而升爲雲復上往相交而降爲雨故女之
將歸男必有納采親迎之禮以先乎女臣之始仕君
必有幣聘賓興之禮以先乎臣否則女自媒而爲奔
士競進而爲干矣此密雲之所以必由乾陽下求也
及其旣求而合而男女必極其情之順君臣必欲其
志之交否則居室之情曠朝廷之志睽此所以當有
孚攣如也至于旣孚之後則婦常順其夫爲咸之必
繼以恆臣常畢乎君爲泰之必繼以否否則爲悖爲

僭而綱常以紊此所以既雨既處之後必戒以貞厲征凶也以此見聖人制禮一一觀天地之氣化而效法之所以與天地合德行之萬世而无弊推之萬化莫不皆然小畜一卦觀象者其可忽諸

☱☰ 兌下乾上

履虎尾不咥人亨

履踐行也與小畜反覆兌乾因重撰本內外純乾而坤柔進于三當自下上行之位躡乾後而不處故名履而傳卽以爲禮者人之處世必不能頽然无所行既有行則强弱相凌愛惡相取舉足卽入于危機惟

有禮以爲率循之準而後可以无患履之所以卽爲禮也乾剛象虎兌承剛末象尾言其危也咥齧也乾奇无偶虛口不開象不咥離陰于三才爲人二三四成離三爻又在人位象人以兌履乾若履虎尾之可畏惟能卑順不犯不至爲所咥噬之人則以敬爲本以和爲用乃行无不通而亨也

初九素履往无咎

剛位內震初質无飾象素剛自下動象往初九以剛處下素位而履不飾行以希非分由斯以往則无虛憍之咎也

九二履道坦坦幽人貞吉

道正也行中則正象道二位安平象坦坦兌爲向晦

三柔掩剛象幽二位居中象人歸妹九二象同九二中有定

守安履于道坦坦然而寬舒自得斯爲幽靜居易之

人雖處位非正仍爲得貞而吉矣

六三眇能視跛能履履虎尾咥人凶武人爲于大君

離爲目兌陰暗小象眇觀巽爲股兌爲毀折象跛履

三躡乾後象虎尾正成卦之爻也咥人之凶與卦辭

巽者彖言乎材三居下體而不上本以兌說无爲應

上虎首而剛上不交三下止則乾奇无口以不交而

相安故彖就其靜彖言之爲不咥人爻言乎變三居
行位而欲上又成巽疑不定三上犯則兌偶虛乾適
成口以自禍故爻又就其動象言之爲咥人巽入陰
壯其究爲躁象武人五履帝位象大君巽進三位在
必干五象爲于大君六三以暗弱之才失中不正而
妄動眇焉昌昧而能視跛焉偃蹇而能履以此踐乾
之後恣肆取禍是其履乎虎尾本可不咥而終致咥
人凶莫甚焉究其故由六三變兌和而爲巽壯則如
武暴之人恃其狠戾之氣而昧于名義之閑妄有爲
于九五之大君至于悖驁而无忌必不爲上所容也

九四履虎尾愬愬終吉

卦以乾爲虎而乾以五爲尊故三履乾後爲虎尾四履五後亦爲虎尾四位多懼又剛體外震恐懼致福

象愬愬馬氏融本作虩虩震來虩虩亦作愬愬二字義同九四近履五下而以剛居柔與三之志剛者異能愬愬而小心抑畏不但慎以免害且以恭而見信終得吉矣二四皆柔位而愬愬與坦坦異者二遠而四近也

九五夬履貞厲

夬決也乾剛決柔象夬夬卦兌在上而乾方往決履五乾在上而兌巳下決時異而象同也剛上得正爲

貞應陰知危爲厲卦爲柔之履剛固貴乎說以相承然正惟和說之陰順而善入剛易爲其所惑則因狎生慢將有以下凌上之虞九五以剛中正履帝位夬三陰之履于下而无所繫溺使剛尊柔卑常秩然而不紊惟能持貞正而時厪戒厲故不疚而光明也兌陰易說而不易決故貴貞厲亦與夬之其危乃光同義

上九視履考祥其旋元吉

乾爲陽明應三離目象視考審成也祥吉兆也旋還轉也居高下察象考三陰氣感離日休徵麗見象祥

困三不祥也象同極上反下象旋乾之夬履固當決陰而不暱然陰陽本有相應之正禮亦非遂竟絶夫陰也上與三應而居上不交三之柔履吉凶原无定體下順則說應而亨上行則志剛而凶悉由其人之自致上九居高以臨明能下照當視陰之所履而考鑒其禎祥果能有善而无害其遂旋下以交于正應則五之夬旣貞而不疚上之旋仍合而有嘉斯爲首善之吉矣

履柔履剛也

四陰卦莫柔于少兌四陽卦莫剛于純乾以至柔之

兌履至剛之乾其危已甚卦所以名履也以卦體釋卦名義

說而應乎乾是以履虎尾不咥人亨

人之有行未慊則遑而求前既說則甘而知止兌以和說之道居下以應乎乾剛而承順不犯是以行危得安而亨也以卦體釋卦辭

剛中正履帝位而不疚光明也

帝位謂九五疚疾也陽因陰累象疚外照曰光內炳曰明皆乾德之大明也履以兌說應乾原屬自下承上之道至五居尊位若因柔之說于己而流為褻慢

則反爲陰所係累而失其光明之本惟五剛居中得
正決陰于下履帝位而无所疚怍能常極其光明萬
无一毫陰私之翳所以爲和而至也此又專言九五
爻義

上天下澤履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

極上爲天極下爲澤尊卑定位凜不可越爲履之象
離爲明辨陰居乾下不踰上限三位爲限象辨上下兌陰
象民巽爲志疑三四五象巽乾上剛決象定志君子以民
无定志則爭而亂惟辨其上下之分使下不敢以干
上然後民無軼志而各循其分所謂安上全下莫善

于禮也○程傳古之時公卿大夫而下位各稱其德終身居之得其分也位未稱德則君舉而進之士修其學學至而君求之皆非有預于已也農工商賈勤其事而所享有限故皆有定志而天下之心可一後世自庶士至于公卿日志于尊榮農工商賈日志于富侈億兆之心交騖于利天下紛然如之何其可一也欲其不亂難矣此由上下无定志也

素履之往獨行願也

人之所履外重則內輕遂有遷心以希世者初惟素履之往則獨行心之所願而不爲物役何咎之有

幽人貞吉中不自亂也

九二守中不惑邪曲不以自亂其心所以爲幽人貞吉也

眇能視不足以有明也跛能履不足以與行也咥人之凶位不當也武人爲于大君志剛也

離爲明三眇不足有明故遇危而不能見也巽爲行三跛不足與行故蹈患而不知避也應乾本可不咥而三不免咥人之凶者以居上行之位失中正而不當也三雖柔而好進志懷剛躁違乎柔履之道故如武人之爲于大君也

愬愬終吉志行也

四在心位乾健巽進象志行愬愬則疑于畏葸不行而以爲終吉者九四居貴近尊能履而知懼則不矜不躁動无嫌阻正其志所以得行也

夬履貞厲位正當也

三柔應乾似可不決然五位中正不可說于柔而失其光明故在五位則正當夬履貞厲也

元吉在上大有慶也

陽合陰而有成象慶上與三爲正應之爻高極爲反下之位而能慎于視考以元吉之道而在上以旋則

陰陽合德天敘昭嘉美會而大有慶矣五上兩爻義互相輔翼以盡全卦成終之旨蓋上三相應以象變之例言之就三而觀苐見三之動而上不動則進于五位與象之不咥人異而有凶就上而觀又見上之動而三不動則安居內體仍與象之不咥人同而有祥此所以卦之亨卒成于上之慶也以剛柔之例言之陽先陰後上未交而三往干則柔失順道而凶三不行而上來應則剛先下求而吉此所以三之應必待乎上之旋也又以爻位之例言之五居中正不可失位故當夬上已過高時宜反下故當旋其實五上

總一乾德惟三能順五之夬而不敢有爲五乃用上以旋而能得大慶原並行而不悖也彖爻辭各極變動不居乃適合精義入神之用夫子祇以元吉在上一語微言指點曰元吉則知三之不爲武人曰在上則知五之正當夬厲四字中于无窮義蘊靡不曲盡殆所謂化不可知者乎

【證】履以和行謙以制禮二卦最爲持躬之要其成象皆從三爻取義陽之在上畫者惟艮陰之在上畫者惟兌今屈至高之艮剛而處坤下抑至高之兌柔而居乾下剛則宜高而能卑是爲勞而不伐故謂之謙

柔則不宜高而能卑是爲說以相應故謂之履以此
覩自古聖人極盛德之光輝總由溫恭敬畏而致儒
者有志聖賢輒懷岸然自異之心非善學者也
人之有行必是舉足向前斷无却行向後者故初二
三四爻之位在下其履皆爲前進至五上兩爻位已
在上則夬履視履俱指六三之履而言惟彖傳言履
帝位係指九五以中位猶非極上可以言履亦祇是
行乎其位而非履蹈其下至上九則前无可往行必
反下故曰其旋細玩彖傳柔履剛句則履之必爲自
下履上可以无歧解矣

天德不測故象龍天威難犯故象虎天行无息故象馬三者皆乾道各因時義而取者也如乾五爲風從虎革五連三四成乾爲大人虎變惟頤之虎視眈眈取震剛象以震動即乾之初體猶乾爲龍馬皆與震同象也至龍德虎刑之說起自京房乃術士无驗之談而論者多以虎屬西方之獸主兌而言則是以乾履兌爲剛履柔矣又所履在兌上爲履虎首而非虎尾矣此可知京學之害于易也又虞氏仲翔以坤爲虎艮爲尾朱氏升以離爲虎皆无可據者也

素履之往獨行願也中庸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

蓋本此

凡二爻在下體之中爲寬平之象乾之見龍在田坤之直方大需之衍在中履之履道坦坦漸之飲食衎衎象義皆同

幽人是從容靜定之人非謂隱逸者也武人是敢行好上之人非謂强勇者也

卦言履虎尾本以履爲極危之道而初曰素往二曰坦坦又甚言其安舒自得者蓋履以柔欲行上故危初二皆剛本當往上而仍能行下則不但无危而且安之至矣故先明剛下之能安正益以見柔上之可

危也語曰慮以下人可以知聖學之所自矣

六三之凶聖人无難別取一象而必曰履虎尾咥人凶即全用象辭而反言之以顯示其歧異者正欲學者之因疑而思思而悟則知三在上下之間下順吉而上行凶也然他卦象辭主爻吉凶義多相合如屯初即爲利建侯謙三即爲君子有終之類惟履三義全相反與他卦異仍恐人之昧于其解故復繼之曰武人爲于大君言武人則其變兌爲巽可知言爲于大君則其三位成巽可知又所以明象之不咥專因卦材之爲兌說而爻之咥人則又因動象之爲巽進

也聖人繫辭所以示後學之津筏者蓋明白可見矣天地氣化皆是由下而上故震下爲起艮上則止陰道亦然巽陰在下則仰跂上二陽而順入欲進兌陰至上則俯就下二陽而說逸无爲乃兩卦性情自然如此六三所以惟兌能亨而成巽卽凶者總爲柔履剛之宜下不宜上耳

巽亦柔順而獨象武人者巽爲潑入爲陰壯爲躁卦爲近利一陰伏下又暗而不明趨利好進而昧于理勢則必至无所不爲矣若震雖極磐桓之猛而陽明正大則不可以武人目之也然人爲陰象故惟武而

稱人乃爲巽陰凌競之象至神武不殺之武仍當爲陽德耳

易言厲字皆是危辭危者使平恐以致福故能厲大抵終吉无咎從未有以厲爲危道而不可行者使竟爲危道卽當爲凶爲悔不弟以厲言矣至其時義則各有深淺不同如履五之夬履貞厲卽聖人之兢兢業業乃德之盡善者若遯之遯尾厲有疾厲則爲因危知止之義餘可例推

履之考祥困之不祥皆取離象者蓋乾陽虛明成離卽厲正南天位天垂象見吉凶凡禨祥之異无非麗

天而見者故說文釋祲謂精氣感祥即日旁氣周禮春官眡祲掌十煇之法左傳赤黑之祲疏謂陰陽氣相侵漸成祥者是祥爲陰感陽之氣而徵于離日者故易皆取離象又據徐鉉曰祥詳也天欲降以禍福先以吉凶之兆詳審告悟之也左傳鄭之未災也里析曰將有大祥書序亳有祥桑漢五行志妖孽自外來謂之祥有靑祥白祥之名皆以祥兼吉凶言而泰誓襲于休祥中庸必有禎祥禮運是謂大祥俱專以祥爲吉與說文訓作福善之義同今玩易辭所言考祥不祥吉事有祥諸語則皆專作吉祥字義无兩解

也

其旋其字是難辭承上視考有遲廻審慎之意如云其然其斯者同

旋字是還反之意所謂周旋中規折旋中矩亦是此意猶云從圓轉從方轉也所以上九反下為旋作周全解者非

地水俱在天之下而必以天澤象辨上下者澤卑于地而受水之歸下莫過于澤也凡易之名卦取象必取其極至者言之如兌以至柔履乾至剛亦同所以極精微之致

爻傳言位不當者凡十七固皆不得中正之爻但仍各按本卦時義有所以不當之故如六三則全以其位爲上行而不安于下故不當非第謂不中正也全經皆可放此推之

傳言位正當者凡四皆係九五爻乃各就卦義言其正當如此也否之陰當不交故五正當休否履之陽當不疚故五正當夬履中孚惟五中爲當孚四兌惟五正爲當孚上蓋以當是位則應有是象見非他爻所得同也

易言喜慶俱取陰陽相合之象夫子以有慶釋上爻

正明指其爲應三也

履夬俱以乾兌二體下上成卦夬之彖曰決而相履

五之夬履貞厲則是和而決

人未有履虎尾者履虎尾未有不咥人者卦辭原以設喻取象如臨淵履氷之意履虎尾而不咥人正言極危至難之事以示儆深玩之雖與三爻咥人凶相反而神理實同蓋謂人之履必如履虎不咥而後可若稍妄動則必咥也九家易乃引太平之代虎不食人之語竟作實有其事非觀象之道也

凡一陰一陽在中四爻之卦有言上下應及剛應者

如師比豫小畜大有乃五爻皆相應也履與同人曰應乎乾則當專指乾體言同人之二爻獨應五而四上不能俱同故傳復云中正而應惟履則乾體三爻皆有應義蓋履尾爲四咥人爲上而五則在中爲主也雜卦以不處釋履不處卽是行意關于明云履之而不處者其周公乎似作不居其位解非卦旨也

易守卷五